

世紀映像叢書 67

繁華落盡

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

蔡登山 著

陳冷血	嚴獨鶴	何海鳴	周瘦鵬
范煙橋	王小逸	秦瘦鷗	張丹斧
錢芥塵	余大雄	施濟群	鄭逸梅
陳定山	蔡鈞徒	馮夢雲	陳靈犀
陳蝶衣	唐大郎	陳存仁	天虛我生

繁華落盡

作者

蔡登山

繁華落盡

——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



史地傳記類 PC0175 世紀映像叢書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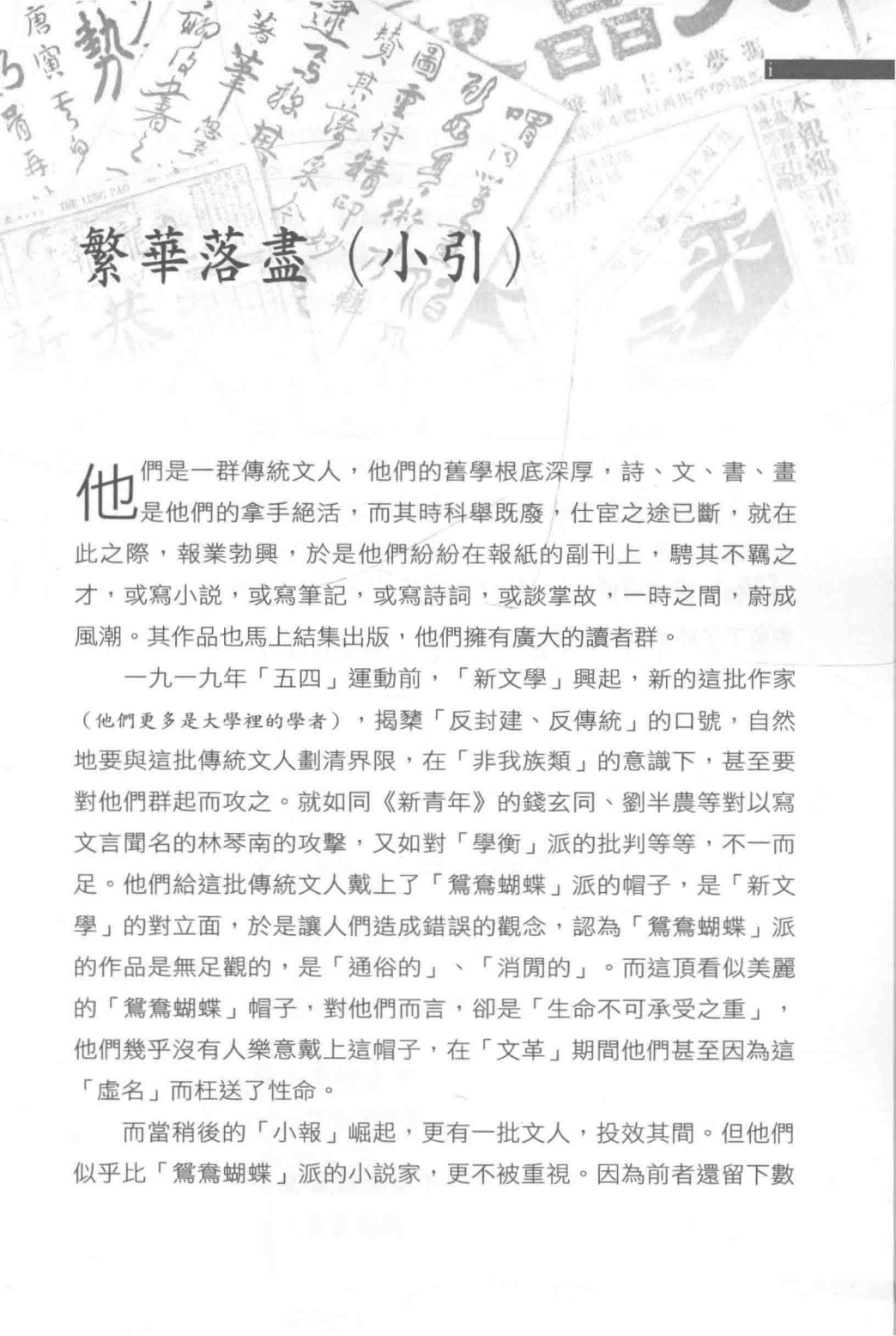
繁華落盡 ——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

作 者 / 蔡登山
主 編 / 蔡登山
責任編輯 / 黃姣潔
圖文排版 / 蔡瑋中
封面設計 / 陳佩蓉

發行人 / 宋政坤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印製出版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劃撥帳號 /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展售門市 / 國家書店（松江門市）
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 /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圖書經銷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、32號4樓
電話：+886-2-2795-3656 傳真：+886-2-2795-4100

2011年09月BOD一版
定價：320元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Copyright©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Printed in Taiwan
All Rights Reserved

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collage of historical Chinese document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. At the top left, there is a document with the characters '勢' (Power) and '勢' (Power) written in large, bold characters. To the right of this, there is a document with the characters '勢' (Power) and '勢' (Power) written in large, bold characters. In the center, there is a document with the characters '勢' (Power) and '勢' (Power) written in large, bold characters. On the right side, there is a document with the characters '勢' (Power) and '勢' (Power) written in large, bold characters. The overall background is a collage of historical Chinese document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, with various characters and text visible. The title '繁華落盡 (小引)' is written in a large, bold, black font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page.

繁華落盡 (小引)

他們是一群傳統文人，他們的舊學根底深厚，詩、文、書、畫是他們的拿手絕活，而其時科舉既廢，仕宦之途已斷，就在此之際，報業勃興，於是他們紛紛在報紙的副刊上，騁其不羈之才，或寫小說，或寫筆記，或寫詩詞，或談掌故，一時之間，蔚成風潮。其作品也馬上結集出版，他們擁有廣大的讀者群。

一九一九年「五四」運動前，「新文學」興起，新的這批作家（他們更多是大學裡的學者），揭櫫「反封建、反傳統」的口號，自然地要與這批傳統文人劃清界限，在「非我族類」的意識下，甚至要對他們群起而攻之。就如同《新青年》的錢玄同、劉半農等對以寫文言聞名的林琴南的攻擊，又如對「學衡」派的批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他們給這批傳統文人戴上了「鴛鴦蝴蝶」派的帽子，是「新文學」的對立面，於是讓人們造成錯誤的觀念，認為「鴛鴦蝴蝶」派的作品是無足觀的，是「通俗的」、「消閒的」。而這頂看似美麗的「鴛鴦蝴蝶」帽子，對他們而言，卻是「生命不可承受之重」，他們幾乎沒有人樂意戴上這帽子，在「文革」期間他們甚至因為這「虛名」而枉送了性命。

而當稍後的「小報」崛起，更有一批文人，投效其間。但他們似乎比「鴛鴦蝴蝶」派的小說家，更不被重視。因為前者還留下數

量可觀的作品，而這些被稱為「小報文人」的除了少數有作品集結的，大半以寫雜文，打油詩等等的作者，都無任何作品結集傳世。

「疾歿世而名不稱」，他們曾經輝煌，他們在文學史上是應該佔有一個角落的，但這許多人，尤其是所謂「小報文人」，卻只留下一個名字而已，其他事蹟，其他「豐功偉業」，都被「雨打風吹」去了。

近年來學者范伯群先生致力於通俗文學的研究，多部著作問世，碩果累累，成就斐然。而學者孟兆臣著有《中國近代小報史》，書中蒐集甚多一手資料。這些都為後學者提供了把臂入林的便利。筆者便是因此啟發，想對這批所謂「洋場才子」及「小報文人」的生平事蹟，做一梳理。他們曾經「繁華」過，曾經「繽紛」過，似不該這樣無聲無息的「落盡」，在「花果飄零」之際，是否也留下了許多讓我們深思的。

繁華落盡 目次

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

繁華落盡（小引） / i

輯 一

「外冷心熱」的報人與小說家陳冷血 / 003

小說家兼實業家的天虛我生 / 021

鶴立「快活林」裡的嚴獨鶴 / 031

棄武從文的小說家何海鳴 / 043

從《禮拜六》到「園藝專家」的周瘦鵑 / 051

周瘦鵑・張愛玲・紫羅蘭 / 063

「夜上海」的作詞者范煙橋 / 073

陸小曼打官司 / 083

——怒告平襟亞始末

心高氣傲意難平 / 093

——呂碧城與平襟亞的「狗官司」

遊戲於「市井文化」的王小逸 / 101

難忘《秋海棠》的秦瘦鷗 / 111

輯 二

玩世不恭的小報奇才張丹斧 / 125

小報界的「教父」錢芥塵 / 137

《晶報》的「腳編輯」余大雄 / 149

從《新聲》到《金鋼鑽報》的施濟群 / 159

「補白大王」鄭逸梅 / 169

詩、書、畫、文俱佳的陳小蝶（定山） / 179

慘遭砍頭的「文字白相人」蔡釣徒 / 195

慘遭殺害的小報文人馮夢雲 / 203

讓小報與新文學攜手的陳靈犀 / 209

滬上才子・歌詞大佬的陳蝶衣 / 221

也是「張迷」的唐大郎 / 237

「中醫界才子」陳存仁 / 247

輯一

「外冷心熱」的報人 與小說家陳冷血

胡適在〈十七年的回顧〉文中說：「我那年只有十四歲，求知的慾望正盛，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，因此我當時對於《時報》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。我在上海六年，幾乎沒有一天不看《時報》的。……我當時把《時報》上的許多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貼成小冊子，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，我心裡便不快樂，總想設法把他補起來。」胡適何以那麼愛戀《時報》呢？他說：「我想有兩個大原因：第一，《時報》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，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，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，故能在讀者腦筋裡發生有力的影響。……《時報》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覺的主張，每日不但有『冷』的短評，有時還有幾個人的簽名短評，同時登出。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報的常套了，在當時卻是一種文



陳冷血肖像

體的革新。用簡單的詞句，用冷雋明快的口吻，幾乎逐句分段，使讀者一目了然，不消費工夫去點句分段，不消費工夫去尋思考索。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，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。……這確是《時報》的一大貢獻。我們試看這種短評，在這十七年來，逐漸便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，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。第二，《時報》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學興趣。……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，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罷了。《時報》出世以後每日登載『冷』或『笑』譯著的小說，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，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。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，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，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最早的一段歷史。」

陳景韓



胡適在文中提到的「冷」、
「冷血先生」，就是陳景韓。陳景韓（1878-1965）又名陳冷，筆名冷、冷血、不冷、華生、無名、新中國之廢物等。江蘇松江縣（今屬上海市）人，家住西城門內。清季秀才。

一八九七年，經好友鈕永建介紹，進入兩湖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武昌武備學堂，接受新式科學和軍事知識的教育，後因參加革命會黨，被清政府偵知，由張之洞飭松江知府捉拿。陳父聞訊，懇請松江士紳設法向張之洞疏通，才得免於緝捕。一八九九年，他隨姐夫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，攻讀文學，一九〇一年參加同盟會，一九〇二年回國，進入革命黨人戢翼翬在上海創辦的《大陸》月刊做編輯。近人劉禹生在《世載堂雜憶》說，戢翼翬，字元丞，湖北鄖陽府房縣人，「元丞利用日本女子貴族學校校長下田歌子資本，欲宣傳改革文化於長江。孫先生亦壯其行，乃設『作新社』於上海。首刊其《東語正規》、《日本文字解》諸書，導中國人士能讀日本書籍，溝通歐化，廣譯世界學術政治諸書，中國開明有大功焉。」劉禹生並認為戢翼翬是中國留日學生第一人、發刊革命雜誌第一人，也是孫中山先生秘密派往長江流域開展革命運動的第一人。而據〈上海出版誌大事記〉記載：「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九日，《大陸報》創刊（月刊，後改為半月刊）。戢翼翬、秦力生、楊廷棟、陳冷編輯。曾刊載〈魯濱遜漂流記〉、〈一千零一夜〉等譯作。共出三十四期。」

一九〇四年六月十二日，《時報》在上海創刊。創辦人狄楚青（平子），總主筆羅普（孝高），編撰人陳冷、雷奮、包天笑、戈公振等，日出兩大張。狄楚青，日本留學生，曾與唐才常共謀起義，失敗後創刊《時報》，作「文字上鼓吹」。當年陳景韓在日本留學，狄楚青也到了日本，二人一見傾心，商量到上海來開辦這個《時報》館。狄楚青對陳景韓非常信任，他是《時報》的重要編輯，也是《時報》的開國元勳。

《時報》初成立時，人多目為維新黨的機關報，又謂《時報》經費由維新黨轉移而來。香港的過雨青（筆名）在〈時報之憶〉文中則說：「其實不然，《時報》並不帶有維新黨色彩，文字上亦嗅

不出維新黨氣味。唯在最初一個階段，經費來源與維新黨首領康有為有關則為事實。其時有一個名叫歐陽石芝的廣東人，在上海南京路開設實記照相館。他的技術是從德國人傳授而來，拍攝沖曬，特擅勝場，營業鼎盛。他不是黨人，但於康有為則極致傾倒。《時報》費用，一部份由他供給，作為康有為的投資。康氏雖不過問報務，卻派其學生羅孝高來館充任總主筆，但不為楚青所重視，所有新聞編輯，另聘陳景韓先生主政。其後康氏以楚青辦報宗旨不合於其意圖，曾委日籍福岡律師向日本領事館申訴，提出拆股要求，將帳冊完全取去，因《時報》成立時是向日領事館註冊也。嗣經調解，拆股以外，楚青另贈康氏四萬元，其事始解，羅孝高亦即去職。由此，《時報》始為楚青所獨有，改在法國領事館註冊。」

《時報》館址初在上海福州路（近河南路），後移入自建新屋，地點在望平街（山東路）口。過雨青說：「楚青辦報，定有原則，論說以『公、要、週、適』為主；記事以『博速真正』為主。人事分配，以陳景韓先生為主筆，楊翼之先生為要聞編輯，林康侯先生為本埠新聞編輯，楊心一、楊蔭杭兩先生任譯電員，夏奇峰先生任駐法國通訊員，黃遠生、濮伯欣兩先生任駐京特派員。今在香港、老而彌健的包天笑（朗聲）先生亦為編輯部中重要人物。其人或為文壇健將，或為留美留東學生，鳳毛麟角，濟濟多才。」包天笑在他的《釧影樓回憶錄》則說：「從前上海的報館，那有現代報館的設備完全，規模宏大。即以《時報》的編輯部而言，最初只有一位總編輯（以前稱總主筆），是羅孝高君。羅君脫離後，實在沒有什麼總編輯名義，編輯部就是三個人主持，一編要聞，一編地方新聞，一編本地新聞。自我進《時報》以後，陳景韓編要聞，我編地方新聞，雷繼興編本地新聞，（那個時候副刊也還沒有咧，狄楚青有些詩話、筆記之類，則附錄在新聞之後），此外卻有一位翻譯，兩位校對，論說是請館外寫的，三位編輯員每人每日寫一

時評，只此而已，但報紙卻每日要出三大張，好像並沒有什麼緊張。」

《時報》雖較《申報》、《新聞報》晚出，但卻以嶄新的面貌問世，自編排以至內容，一掃舊時窠臼。首創社論短評，分版扼要論斷。論說、諭旨、電報、要聞，皆有一定地位。本國新聞以「地」別之，外國新聞以「國」別之。又增闢教育、實業、婦女、兒童、英文、圖畫、文藝等週刊，以適應讀者的需要。陳冷血對於辦報的旨趣，他曾留下兩句話：一是如何才能使人樂於看報？一是如何才能使人看報受益？

胡適對於《時報》的短評，認為是一種創體。這種「時評」雖非陳冷血的創意，但他把時評分版設置，緊密配合時事抒發議論，使之成為報紙的固定欄目，確屬他首創。短評雖極短，甚至短到不足百字，但冷語冰人，則較火辣辣的文章，刺激性反見深刻。例如他在〈誰謂我政府乏財〉這麼寫著：「鎊虧矣！鎊虧矣！而今日乃有鎊餘一千數百萬以上。廣西以災亂而捐，捐之溢款又達百萬以上。奉天以亂離而賑，賑之溢款又達二百萬以上。然則苟有一於國於民不利之事也者，政府必得多金。」在〈是又殺雞駭猴之法也〉則說：「昔人有弄猴者，深恐猴之進退不如我意也，乃置雞與猴於一室，各於其頂置物焉，出室而窺之，雞頂小物易落，猴性動，易取物以去。彼見雞、猴之自去頂物也，乃復入室，當猴之面殺雞，以駭猴。於是猴知所懼焉，於是雖復命猴以何事，而猴不敢逆焉。今政府之處置一般政家，乃用此法。」

除了寫時評外，陳冷血還主編《新新小說》，從一九〇四年九月到一九〇七年五月，共出十期。一九〇九年十月，他又創辦《小說時報》，由他和包天笑共同主編。學者范伯群指出陳景韓在《小說時報》創刊號發表的〈催醒術〉一文，與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相比雖然有很大差距，但這篇小說表明了陳景韓的思想站在時代的前



列。我們應該承認，中國的「狂人世家」是有一個發展譜系的，同時應該認識到，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早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就開始了，陳景韓的作品可以為證。從《新新小說》到《小說時報》，陳景韓對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作出了貢獻。《小說時報》開始為月刊，到十七期起改為四月刊，因為此時他到《申報》去任總主筆，刊物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停刊，共出了三十三期加一期增刊。又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創辦《婦女時報》。他在一九〇三年在《江蘇》發表第一篇翻譯小說〈明日之戰爭〉始，至一九〇八年間，據日本研究中國清末民初小說的專家樽本照雄的《清末民初小說目錄》的統計，陳冷血共用六個筆名，創作小說一五九部（篇）、翻譯小說一〇七部（篇）。這些作品多刊於《江蘇》、《月月小

說》、《小說時報》、《小說大觀》、《婦女時報》、《中華小說界》、《廣益叢報》、《大中華》、《繁華報》等報刊。

至於他創作的小說，內容極為廣泛，據邢懿在〈陳冷與他的創作小說〉文中的分類有：1、虛無黨小說，如：《刺客談》、《俠客談》等。2、偵探小說，如：《軍裝》、《名片》、《三五少年》、《某客棧》等。3、時事小說，如：《外交家》、《七妾令》。4、滑稽小說，如：《新西遊記》。而他翻譯的小說有介紹各國的奇聞軼事的，如：《黑手黨》、《吸煙會》、《火車盜》、《食人會》；有講述各國愛國人士的英勇事蹟的，如：《義勇軍》、《祖國》；還有偵探小說，如：《伯爵與美人》、《火裡罪人》、《地中怪賊》等。另外他還翻譯了如莫泊桑、雨果、大仲馬、普希金、契訶夫等人的作品，當然他是藉助於日文本而轉譯的。

包天笑晚年回憶在《時報》時的陳冷血，說道：「初見陳景韓時，有兩印象，一為腳踏車，一為煙斗。我常笑他：他屬於動靜二物，動則腳踏車，靜則煙斗。他不坐人力車，腳踏車又快、又便、又省錢，隨心所欲，往來如飛，文學家稱之為自由車。提起腳踏車，我又見獵心喜了，頗思學習。他說：『好！我來教你。』於是租了一輛車，選一新開闢的馬路，行人較少，每天下午去學習。到了第三天，剛剛能夠不要人扶持，一跤跌在路傍一小溝，滿身污，眼鏡幾乎跌碎，從此就不學習。但景韓說：『要學習，跌幾跤，算什麼事。』再說到煙斗，當他口啣煙斗，腳踏在書桌上，作靜默構思狀，我說你是從福爾摩斯那裏學來的嗎？他也不理我。他所吸煙絲不知何名，我吸之甚不耐此味。我雖吸過國粹的旱煙、水煙，但其時香煙尚未上口咧。某一年，景韓自北京回上海，攜來一頭狼狗，據說原來軍用狗，是北京軍界中的一位姓錢的送給他的。這狗狀甚兇猛，性卻馴善。好像有一個名字，而其名不彰，《時報》館裏的人，都叫它『冷血的狗』。在編輯室中，它老是伏臥在我們書

桌的中間，它頗靈敏，知主人意旨，聽主人命令，此原是狗的本性，而人的愛狗亦在此點。我不喜狗，但也不厭狗，澹然處之而已。起初，它隨著主人出入，跟著腳踏車，亦步亦趨。後來，它可以獨往獨來。有一天，我從館裏出來，正思回家，忽有一巨物，直撲我身，兩腳搭上我的肩頭，嚇了我一跳，卻正是『冷血的狗』。我：在主筆房裏，和它不瞅不睬，何以忽然和我親熱起來？或以為路上忽遇老朋友，也得招呼一下，不能反面若不相識嗎？這條狗，在景韓續絃娶第二夫人時，便送給人家了。」

包天笑又說：「在編輯部（從前叫主筆房），我與景韓同一室，每人同樣一張寫字檯。檯上亂七八糟堆得滿滿的，都是各方通信、投稿、報紙（有些與外埠交換的），雜件等等，有尺許高，從不清理。館中僕役也不敢來清理（狄楚青另外一個房，名曰總理室，他的桌子上，堆得比我們的還要高，有許多書畫、碑帖、古董之類，通常房門鎖起來，要等他來了才開門）。我們房裏的兩書桌，一旦要清理了，我覺得這也不好丟棄，那也應暫保留，遲遲疑疑的。景韓的桌

包天笑

